

王陽明之歷史

第一章 緒言

陽明之言曰：「能爲愚夫婦，方可與人講學。」又曰：「語人品者，泰山不如平地。」又曰：「聖人之心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；凡有血氣皆昆弟赤子也。」是其爲學，不務深遠，以自致其良知者，致社會人類之良知，用能合羣勸衆，徹上下而無阻。世運日衰，學術陵替，日趨乎同流合汙之習；陽明之學，轉鮮稱道，三百年間，若存若亡，不絕如縷。近者哲學羣學，乃自西土以徂於東。吾國開士通人，見羣己之談，社會之詮，舉無以出陽明學說之範圍。又見夫日本多宗陽明，皆樹立功業，足爲社會之助；卽庠序之間，亦喁喁向風。於是反觀自鑑，啞然若失！乃以王學號於衆曰：是可以正人心，端學風，救危局也。如李瀚昌之摺奏，何焜閣之說帖，龐鴻書之報辭，皆以提倡王學爲言；一時學士大夫之視聽爲之一變。雖然，陽明之學，以良知爲教，以普及爲宗，固非僅一二鴻儒鉅子，深知其意，爲有效也。又非僅於學校之中，教科之書，數數稱道，爲盡推行之能事也。况乎陽明之書，久闕不昌；今日學子，有不能舉其姓名者，遑論乎學說，卽知之矣，而不知吾國哲學之史，及其變遷；又不知陽明之說之若何異若何同也，遑論乎

信仰吾觀日本宗尙王學，致有今日之盛者，不但政府之趨向，及學校之提倡，其平常書肆所發行之史諒小說，言陽明者，不下數十百種。故其事其人，能深入於一般社會之心，即如吾國秦漢以來之偉人，當不僅武鄉侯關張孫趙及宋祖明祖而已；而婦孺稱道者，祇此數人。豈非以別史平談彈詞小說之關係乎？他日陽明之言行，必如武鄉侯諸人之普及於等社會；而後合羣勸衆之效，良知自立之心，乃可稍稍發見焉。

第二章 陽明世族及其幼時

陽明系出晉羲之後，世居山陰；二十三世至迪功郎壽，徙居餘姚。壽五世孫綱，字性常，弟秉常，敬常俱以文學著；與劉基友善，基薦之太祖，召至京師，年七十，齒髮少壯。太祖異之，策以治道，擢兵部郎，後除廣東參議。適潮民不靖，綱裁書訣家人，獨攜子彥達，掉單舫往，諭降亂民，竟爲海賊曹真所執，綱猶諭以禍福曰：「使汝曹爲良民，當共享太平。奈何自取死亡！」賊怒被害。彥達罵賊不屈。賊曰：「父忠子孝，殺之不祥。」彥達遂得綴羊皮裹父屍歸家，將盛以官。彥達痛以父死得官，亡去，終身不仕。綱蓋先生六世祖，其家之忠義，有自來矣！

高祖與遷，精易理，永樂間舉遺逸，不起。曾祖世傑，以明經入太學。祖天鉞，號竹軒，三世皆詔贈如陽明。父華，字德輝，號實庵，幼曾讀書龍泉山中，故又稱龍山公。陽明先生，實公之長子。公嘗念山陰佳山水，又爲先人居，故復自餘姚徙越城之光相坊。龍山公幼警敏，後舉進士官至南京吏部尚書。其軼事有足紀者：六歲時，與羣兒戲水濱，一醉漢，濯足水中，徑去，遺一布囊，頗重。公思漢醒，必追尋，又恐爲他兒所見，乃潛投近岸之水中。羣兒曰：「適投何物？」曰：「石子耳！」日昃，羣兒要公歸，公詐稱腹痛不能遠行，獨坐水次。有頃，醉漢果來，公卽指示之。又八歲時，就母讀書，適里中迎春祭，羣中歡呼出觀，公獨危坐讀書不輟。母憐之曰：「兒暫出觀乎？」公拱手對曰：「觀春不如觀書也。」年十四，假館龍泉山寺，寺傳有妖，每夜出，拋磚擲瓦，無敢居者。公偕一僕往，寢處無異，僧異之，假猪豚泡，塗灰粉，畫爲眉目，如鬼形，用蘆管吹入竅，僧口作鬼聲以驚之。公讀自若，以小刀刺泡，氣洩而墜，無他異。成化七年，娶鄭夫人，八年九月，遂生陽明於浙江之餘姚。陽明之生，在娠十有四月，生之夕，祖母岑有瑞雲之夢，竹軒翁遂名先生曰雲；爲鄉人傳道其事，指所生樓曰瑞雲樓，後更名守仁。五歲能言，卽能讀祖父書。翁訝之，曰：向雖不言，然聞祖讀，已默誌矣。十歲時，竹軒公因龍山公在南京迎養，攜陽明往過金山，與客酣飲，賦詩未成。陽明在旁索筆，疾書一絕句，曰：「金山一點大如拳，打破維揚水底天，醉

倚妙高台上月，玉簫吹徹洞龍眠。氣魄絕勝坐客驚，少頃至蔽月山房。竹軒公曰：孺子尙能賦乎？陽明應聲曰：「山近月遠覺月小，便道此山大於月；若人有眼大如天，還見山小月更闊。」其眼光心力已迥異凡庸。座客謂竹軒曰：「是兒他日當以文章名天下。」陽明曰：「文章小事，何足爲名？」衆益異之。十二歲在京師，每潛出與羣兒戲，製大小旗幟，令羣兒持旗環立，己爲大將指揮左右之，爲戰陣狀。龍山公怒叱之。一日，陽明又問塾師：「天下何事爲第一等人？」師曰：「取甲第以顯揚耳。」陽明乃沈吟曰：「巍科高等時時有，豈是人間第一流？」師曰：「孺子何所見？」陽明曰：「吾以爲聖賢方第一等耳！」龍山公聞之笑曰：「孺子志何奢也！」嗣是潛心誦讀，學遂日進。十三歲，母鄭夫人卒，喪畢，益慷慨樹氣節，喜習騎射。嘗游行居庸紫荊山海等三關，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。

第三章 少壯時之王陽明

陽明幼時之行爲，悉遵矩度；少壯時代，乃至跡弛不羈，而其學業，亦至複雜，信仰無定。初溺於任俠，次溺於騎射，三溺於詞章，四溺於神仙，而五又溺於佛氏，縱橫排比，博極羣書。及至正德丙寅，始歸正於聖賢之學。及今思之，其幼時之端恪，壯時之豪邁，適所以鍛鍊其性情道德，養成晚年之大器。德宗成

化間，水旱爲災，盜賊起，石英王勇亂畿內，石和尚劉千斤亂秦中，軍官不能捕，陽明欲以諸生上書，倣終軍故事，請得壯卒萬人，削半草賊。稿已具，龍山公格而止之。十七歲，娶夫人諸氏於江西，合卷日，偶行入鐵柱宮，見一道士，精神健旺，音如洪鐘，心慕之，叩養生術，對坐忘歸，家人徧索不得，明日自歸。其放誕類如此。

其間曾謁裏一齊（諒）語格物之學，以爲聖人必可學而至；又徧讀考亭遺書，思諸儒謂物有表裏精粗，一草一木，皆具至理。因見竹取而格之，沈思不得，致被疾。陽明之潛心哲學，發明良知，自此始。時值邊警告急，舉朝倉皇，推擇將才，無一人應者。陽明慨然曰：武舉之設，僅騎射擊刺之士，無韜略統馭之才。平時不講將略，而欲臨時備用，不亦難乎！遂專究武事，聚兵家之祕書，精研而熟討之；每遇賓客宴會，輒累果核爲陣圖，指示進退開闔之方。後成進士，奉命督威甯伯墓，馭役夫以什伍法，日騎馬往來馬嶽墮地，從者易輿，不許曰：「吾將自習軍事也。」予告歸，趣築室陽明洞，益肆志於導引術，甚欲離家，遠遁入山，方因循，忽念祖母岑，與龍山公在，遂大悟曰：「此念生於孩提，此念亡，是斷滅種性矣！」於是斟酌於佛老儒者之間，成一良知作用之學說。隨移居杭州之西湖，往來南屏虎跑間。有僧禪坐三年，不言不視，陽明捧喝之，問其家，曰有母在，曰起念否？曰不能不起念。陽明即指愛親本性論之，僧

涕泣拜，挈鉢歸。陽明以良知之說感人，此第一事也。

第四章 龍場謫居之王陽明

陽明既舉全力，以呂明聖學爲己任；弟子日進，聞於遠近。時適明孝宗崩，武宗以少帝卽位，奄侍劉瑾等大用等擅權。南京科道戴銑、薄彥徽、疏諫，忤旨，下獄。陽明時爲兵部主事，抗疏爭之。略曰：「君仁則臣直，銑等職居諫司，其言善，宜嘉納施行；如其不善，亦宜包容隱覆，以開忠讜之路。今乃下命拘囚，在陛下不過少示懲創，誠後來之輕舉，固無怒絕之意；下民無知，妄生疑懼，臣竊惜之。臣請寬銑等之罪，仍其守職，擴大公無我之仁，明改過不吝之勇，使聖情照耀遐邇，豈不休哉！」疏既入，瑾大怒，矯旨廷杖四十。譴赴龍場驛，承瑾陰遣心腹，跡而殺之。

既至杭州，方盛夏，積勞致病，暫息勝果寺，因得妹婿徐曰仁之伴，居兩月餘。一夕夜將半，跡者至，作北音挾之以行，行三里許，勝果寺之隣人沈玉般計追逐至。謂陽明曰：「頃見彼二漢之挾公行，恐不利。」密問跡者曰：「將殺之以覆命也。」沈般曰：「王公今夕死，吾等具斗酒與之訣，且與君等痛飲也。」跡者許之。破曉，陽明乃以沈般之請，解巾履，以石投江。陽明崖崖間，沈般痛哭報跡者，且以告陽明。

弟守文——守文正在杭州應鄉試也。——選運痛悼。龍山公聞之，遣人至遺履處，覓漁舟撈屍，門人無遠近相告痛哭，惟徐曰：仁謂先生必不死。先生將昌千古之絕學，豈忍輕於一死乎？

陽明既脫虎口，行七日，至江西境，復附商船，往舟山。颶風大作，飄忽至閩界。比登岸，山行三十餘里，見一古寺，叩門求宿。寺僧禁約，不留夜客，復趨野廟，倚香案假寐，蓋虎穴也。寺僧每晨輒至廟，往往見人殘骸，則取其行囊以去，以爲常。是夜，虎但繞廊，未敢入。黎明，僧意夜中叩門之客，必飽於虎，將收其囊，至則陽明睡猶未醒也。促之起，邀至寺，則向與先生跌坐藏柱宮之道士在焉。陽明甚喜，且曰：「我遭闡瑾之禍，幸脫餘生，行將隱名姓潛爲避世計。」道者曰：「汝父母在萬一瑾怒，逮爾父，誣爾北走胡南走粵，汝何以自明？」且示以一詩曰：「二十年前已識君，今來消息我先聞。君將性命輕毫髮，誰把綱常重一分？寰海已知誇令德，皇天終不喪斯文。英雄自古多磨折，好拂青萍建大勳。」陽明感其言，遂決然赴誦。濡墨題詩壁間曰：「險夷原不滯胸中，何異浮雲過太空。夜靜海濤三萬里，月明飛錫下天風。」乃間由武夷涉鄱陽，復遇婁一齋，相見驚喜，助以資，遂達南京。省龍山公居數日，卽辭赴龍壘驛。

龍壘，在貴州西北萬山中；蛇虺羣居，魍魎盡見，實西南荒裔，至明始設郡縣。夷人鳩舌不可辨，通語

者，僅從人二三及中土亡命耳。夷人性好殺，見陽明和藹，則親敬之，日貢食物，感化不數月，儼然骨肉。陽明乃教之工作，削木爲梁柱，刈草爲蓋，建立屋舍，四方效之，自是得所棲息。陽明所居地至卑濕，夷人爲構屋宇，若寅賓堂，何陋軒，君子亭，玩易窩，統名龍岡書院。諸夷日就親信，時爲談笑，以相解慰。陽明因沈思聖人之道，固有蠻貊可行者，忽中夜大悟，呼躍而起，從者皆驚，自言此時心中豁然。歎曰：「聖賢之道，左右逢源，只在「良知」二字；吾心性中自足，向之求於事物者，誤也！」

時逆珣開陽明未死，且父子相見於南部，益大悲，矯旨解龍山公職，致仕歸鄉。陽明得家書，俱知其狀。自計得失榮辱俱忘，惟生死一念尚在，乃鑿石梯以俟命焉。陽明居龍場三年，益講學，原本「良知」始爲知行合一之說，而其學乃大成。今語錄皆居龍場時言也。是其艱難困頓者，皆養成大器之資也。

第五章 提兵戡亂之王陽明

蠻鄉之歲月易消，臺閣之風雲又變；逆閹劉瑾已伏誅，一時忠義之士，昔被遠謫，皆賜生還。陽明遂得反覲，館於興隆寺，專以「良知」訓學者，又以自雲南自江西東行至南京，過化存神，弟子至者，徧於國中。穆孔暉、冀元淳、顧應祥、鄒一初、王道梁、黃綰、應良等，皆一時之俊。徐曰仁亦聖京師，北面受業。陽

明實通孔孟之旨，而歸之於實用。嘗謂爲學工夫，有先有後，講授之序：一曰格物誠意，二曰明善誠身，三曰窮理盡性，四曰道問學尊德性，五曰博文約禮，六曰惟精惟一。時同僚方獻夫，位在陽明上，聽學有感，亦執贊稱門人。後官滁州日，與弟子遊琅琊泉間，月夕環龍泓而坐者，數百人，歌聲振山谷。陽明皆就眼前點化，深切著明，各悟真性以去。陽明學說，至是大昌，而陽明亦以理想所至，必見之於實用。故其受張皇軍事，坐鎮東南，半倚諸門人之助力，而亦知行合一之說之功用也。

先是安化王寘鐸，憤於奄瑾之專，假清君側爲名，謀擁兵南入京師，乃族誅劉瑾，駢戮黨類。安化就縛而亂機遂萌。陽明撫兵南贛，經萬安，已有賊衆數百，沿途劫掠，商舟不敢進。陽明命聯商艦，結爲伍陣，揚旗鳴鼓，若趨戰者，賊懼羅拜，乞求振濟，撫諭散歸。故陽明入贛日，卽選募民兵，行十家牌法，編爲營陣，教之戰。嘗曰：「習戰之法，莫要於編行伍，活命之法，莫先於清戶口。」其時南贛之亂日熾，而汀漳各郡，又爲巨寇出沒地，擾亂於江西廣西福建湖廣之間。陽明疏請申明賞罰，以旗牌得便宜行事。時有太監畢眞謀於近倖，請監其軍，獨王瓊以爲兵法最忌遙制，遂得所請。陽明假營長偏將以策應之，權坐爲後援，不數月而汀漳之賊先散，既復平橫水桶岡洞頭諸寇，而南贛悉平。

又二年，奉敕勸福建軍，甫發贛州，聞甯王宸濠又叛，已陷九江，圍安慶，安慶知府張文錦堅守不屈死。

陽明時在豐城，距南昌數十里耳。濠殺守臣之報，且夕得達。遂趨潯，吉安上疏告變，慮賊黨順流窺建業，犯京師，兩都倉卒無備，南中雖有重兵，莫臨其後，則宗社安危，未可知也。思以計給濠，使遲留旬日，不出，已則集援進剿，乃爲上策。於是僞爲兩廣軍門機密火牌，爲僞迎接官軍公文，僞爲李士賓劉養正內應書，且僞爲閔念四凌十一投降狀。蓋是時宸濠正倚李士賓劉養正爲謀臣，而閔凌亦率兵二萬，圍急安慶之時也。故陽明用反間計，轉展令濠聞濠乃疑懼，解安慶圍，移兵沅子口，屯駐不發，將以試閔念四凌十一也。陽明乃從容傳集大軍，大會於樟樹鎮，時軍中尙有言賊勢強盛難制者。陽明笑曰：「賊勢雖強，未逢大敵，但以爵賞誘人，今得進，退歸無所，其氣既沮，若出奇兵擊其懈惰，不戰自破矣。」先遣劉守緒襲破濠伏兵於新舊墳廠，又遣伍文定戴德孺等，各率兵五百，分四路進剿，又以兵四百往來鄱陽湖上，布置既定，賊兵鼓噪而前，一戰於黃家渡，再戰於八字腦，三戰而獲濠於樵舍。江西巨寇已平，而朝廷不知也。當時始得南京都御史李克嗣飛章告急，陽明起兵告變之狀，尙未得達，急集廷臣會議，廷臣獨不敢斥言濠反。獨兵部尙書王瓊曰：「孺子素行不義，今倉卒舉亂，不足慮。王守仁據上游，踞之成擒必矣。但故事不得不命將，但疏請分命將領，而以陽明總其成。」乃其時羣小，有導上親征者，詔許之。不一月，陽明獻俘將如京師，羣小中有欲取逆濠，放之湖中，俟上親與之戰，而

後奏凱論功，且使人中途邀陽明還江西。陽明不聽，歎曰：「江西之民久遭蹂躪，毒既絕大亂，繼以旱災，又加以京邊官軍供應，困苦不支，必逃聚山谷爲亂。昔助濠尚脅從耳，今爲窮迫，天下將成土崩之勢矣。」乃以濠什之，而稱疾居西湖淨慈寺。

第六章 晚年之王陽明

宸濠之役，居間攘功者，有給事中祝續，御史張綸，侍人江彬，張忠，許泰等，深相固結。朝廷既發大師，至江西而陽明獻俘之奏已抵京師，忌者不得志，班師北還，憾陽明益甚。日夕伺間中傷之。而陽明之晚年，遂日在羣小讒間之中。卽設帳講學，亦目爲邪說，攻滅無所不至。陽明居西湖時，忠泰每矯旨召陽明，不赴，乃密譖於上云：「王守仁必反。」上問：「以何爲驗？」對曰：「試召之，必不來。」遂發詔徵召陽明，聞命趨至，忠泰復拒之於蕪湖，以實其言。陽明深知其謀，遂入九華山，宴坐草庵中。上陰遣人覘之，則携書起坐，蕭然自閒。復命曰：「王守仁，學道人也，安得反？」乃命還江西，過開元寺。陽明因思宸濠戰事，罪人已執，猶勸衆出師，地方已甯，乃殺民奏捷，攘功賊義，黨惡詭隨，足以淆惑觀聽，天下將無異是耳。遂大書深刻，立石於寺之讀書堂，文曰：「正德己卯六月十四日乙亥，甯海濠以南昌叛，稱兵。」

向關，犯南京，九江，攻安慶，遠近震動。七月十三辛亥，臣守仁以別郡之兵，復南昌，宸濠擒，餘黨悉平。此時，天子聞變，赫怒，親統六師臨討，遂俘宸濠以歸。於赫皇威，神武不殺，如霆之震，摩擊而折，神器有歸，孰敢窺竊？天鑑於宸濠，式昭皇靈，嘉靖我邦國。蓋明示其戡定之跡，而歸功於朝廷，以昭茲來許。然羣小益懷怨，江彬謀尤叵測。時已有牛首夜驚之事，陽明乃如贛，大閱士卒，教戰法。江彬遣人陰瞰之，人皆爲陽明危懼。陽明賦嘍嘍吟以示門人，曰：「君不見東家老翁防虎患，虎夜入室啣其頭；西家兒童不識虎，執竿驅虎如驅牛。痴人憊嗜遂廢食，愚者畏溺先自投；人生運命自灑落，憂讒避毀徒嘍嘍。」且曰：「昔在省城，處權豎劍鋒，吾心帖然，今公等何多慮也？」復閱萬安多武士，命參隨往錄之。諭曰：「但多膂力，不問武藝。」得三百人。門人又問宸濠已平，錄此何爲？陽明笑曰：「交趾有內難，出其不意，搗之亦一機會也。」實欲以陰制江浙，消息末形，故不欲爲衆人道，而人亦無有知陽明之用意者。時陽明已屢疏請省葬，不獲命，乃集門人於白鹿洞，每開講，輒四五百人，環坐不去。朝中忌者，嗾御史程啓充，給事中毛玉交章彈劾之，指爲邪學。門人刑部主事陸澄上疏爲六辯以折之。南京策士，主試者又承忌者意，以心學爲問，陰關陽明。門人徐珊、錢洪德俱不答，歸見陽明，陽明喜而接之，曰：「聖學自茲大明矣！」洪德曰：「時事如斯，此舉何由得明？」陽明曰：「吾學烏得徧語天下？」

會試錄出，雖窮鄉深谷，無不見矣！吾學既非，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。」

時門人雖滿天下，而詆毀者勢亦熾。陽明以口舌戰羣疑，進見講學者，往往一言了悟。陽明又未嘗涉言高深，就眼前至淺近者以喻之，致人人皆得入聖之門，自樹其事業以去。忌者陰憾之，卒莫如何也。有頃，廣西田州岑猛作亂，初以御史姚鏞征服之。

未幾，其餘黨盧蘇王受復構兵大舉，入寇。關老張臆桂萼共薦陽明，遂起征思田，不携一卒，未至梧州，百姓迎者擁呼塞途，至不能行。父老爭來扶輿，陽明命謁者，東入西出，有徘徊感涕不忍出者，有出而復入者。自辰至未，始散。既又邀講大學，諸生屏擁，多不得聞。有唐堯臣者，素不信，至是僞爲獻茶者，得上堂傍聽。堯曰：「三代下安得有此氣象耶？」及至思田，盡撤防兵，令招致盧蘇王受，諭以禍福，二人涕泣自縛謝罪，各杖一百，使轉諭其衆，一境悉平。遂爲之設土司，興思田學校，躬謁漢馬伏波將軍廟於烏蠻灘，宛然少時夢中所見。歎曰：「吾事畢矣！」班師至大庾嶺，疾已劇，至南安乃隕。輿櫬登舟，土民遮道，哭聲震地。及至南昌，士民請改歲行，听夕哭奠。明日將發，風逆，舟不能行。門人祝於柩曰：「公豈爲南昌士民留耶？越中子弟門人來候久矣！」風忽改。六日，歸越葬於洪溪。時朝中忌者，猶持異議，方下詔禁僞學，故爵廕證贈諸典，皆不行。

第七章 結論

黃梨洲著明儒學案曰：『有明學術，從前習熟先儒之成說，未嘗反身理會，推見至隱，所謂「此亦一述朱，彼亦一述朱」耳。自姚江指點出「良知」，人人現在，一反觀而自得，便人人有個作聖之路；故無姚江，則古來學脈絕矣。是故明儒學案，實不啻陽明一家之言。前夫陽明者，皆陽明之導河；後夫陽明者，皆陽明之華胄；而致陽明同時者，或相發明，或相質難，要皆以王學爲中心。』故陽明沒後，流傳獨盛，如浙中、江右、南中、楚中、北方、閩粵諸派，宗風所至，幾徧中國，俱詳載於學案。

然吾述陽明歷史，竟而於吾國從前之學術，與其變遷，不得不追而略論之，以見陽明之造詣，與設教之方焉。孔子說仁，孟子說仁義，是爲聖學之開幕；以卓厲風發之辯論，揮縱橫絕藝之才，遂成儒之面目，煥爛於大神州之中央。然而準進化，由簡趨繁之公例，常起不能滿足之希望；於是談天雕龍之徒，楊墨老莊申韓之輩，縱橫議論，與儒教馳騁中原，勢成角逐。於孔氏遺書之所謂三綱八條目之標準，雖未搖撼，而其內容，則起無限之變遷。火於秦，黃老於漢，佛於晉，魏梁隋之間，泊乎唐代韓退之以文章，挽衰運，作原道篇，力闢佛老，然志未及逮。佛老之勢流注五代，有智顛達磨，卓立於梁，唐儒

之標幟全付湮沒。銅駝荆棘，歷百年而趙宋一統，則有趙普出；佐藝祖以半部論語，戡定亂讎，以半部
致治平。其後濂洛關閩諸儒，蔚然勃興，儒教復興者，不得謂非趙普之功也。其時適承五代後，儒與佛
老漸接漸迫，學人士胥喜言性理，偏於深奧者，相率趨之。王介甫之學，自稱基於周公旦，所執意旨，不
遠禪。蘇東坡始則排擊佛教，而排擊之反動，遂至好而溺之。其弟穎濱納老於儒，更加以佛，併爲一隄。
至李純甫以佛爲本位，曰：「中國之書，不及西方之書；又云至學佛而無所學，是老聃孔子莊周釋迦
如來，可斷言曰五聖人。」互相簧鼓，性理之譚，遂於禪學無所分歧。卽陽明少年論學，亦然此一階級
也。

其後如程明道程伊川，能取佛之理，陶冶之於儒之中；儒之標幟，幾如日月再中。朱元晦，以子靜繼之；
衡行中寧，乃分天下成二派相對立之勢。朱代表客觀觀念，陸代表主觀觀念，各立門戶，互相詆罪，事
功不重，武備廢弛，天埋人性，格物致知之學，徒供經生之長舌。社稷覆沒，邦國殄瘁，崖山頸血，無救中
原；上國神明，淪爲異族。嗚呼！晦庵罪乎？象山罪乎？人心學術，予欲無言。

元氏殺戮千萬，思想爲之阻退。當時雖有許衡吳澄，正大剛健之文字，而不見表揚，無不因服從主義
而然也。明太祖提三尺劍，崛起草澤間，其徵文所言，力闢優柔之性，爲建功樹業之言，隨自理想的以

推於實行的。復得劉基、宋濂爲之助，中有李夢陽、何景明、徐禎卿、邊貢、朱應登、顧璘、陳沂、鄧善夫、康海、王九思之繼出；後則有李攀龍、王世貞、謝榛、宋臣、梁有芑、徐中行、吳國倫之徒，赫然燦然，勉爲險異，怪麗之文章，睥睨一世，斥唐宋八家爲不足學。而此反動力，不獨影響於文字，於吾國學術思想，促成一大革命。主言論者，雖牛毛、繭絲之理，亦必窮其形相，主事實者，雖彌天轉地之功，亦祇歸於心性。而陽明遂得應運而生，乘時而起矣。

且嘗尋繹陽明思想之發展，始與劉李諸人馳逐文場，繼又不甘於文詞之末，遂冀究人心根本之靈性。後復漫游南北，習爲豪俠之行，出入佛老導引之間；種種閱歷實驗，足以反觀身心，而徧察人事。乃崛起而起，遺棄濂洛關閩之蹊徑，折衷晦庵象山之偏陂，進見孔孟，合爲知行一貫之說。晚年說良知，雖未及與門人深究其旨，而受其感應教，已不乏人。其最深切著明者，則與張元沖論二氏，與南大吉論自悔，與錢德洪父論學業，竟成一宗教之組織。明不亡，王學尙不衰，此中國一朝易姓之事，凡數十而忠義之士，所以獨盛於有明之季也。乃不三百年，而學說湮淹，反汲取於東鄰之小邦，不其哀哉！